

南和縣志卷十

列傳

後趙散騎常侍濮陽侯謚景張賓傳

晉書

張賓字孟趙趙郡南和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好學

博涉經史不為章句濶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

智算鑿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為中郎王帳下都

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火亂若勒為劉沈海輔漢將

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謀乃異之引為主謀机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及為右長吏天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其情馬肅清百僚痛私昵絕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右曰侯而不名勒之朝莫與為此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動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

景將葬送於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不欲成吾
事即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
議有所不合輒嘆曰右侯舍我去令我與此莫共事豈
非酷乎因流涕歎曰

唐贈太尉右丞相廣平郡公謚文貞宋璟傳

新唐書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為元魏吏部尚書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党尉為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辯說惶惶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八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闕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台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計相上觀告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

子朕環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責
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虽死不悔后不懌姚璿遽
傳詔令出環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
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召原之勅二張詣環謝環不見
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嘆曰吾悔不
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環
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謫事環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
坐環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也是時朝廷以易之等
內寵不名其官呼為之五郎昌宗女郎鄭善果謂環曰

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環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
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次鄉以謁通礼意易之
等後至促步前環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愆常欲中傷后
知之得免然以教忤旨詔按獄揚州環奏按州縣纒監
察御史駭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史仲翔辭曰御史中
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賊令使臣往此必有危臣
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環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
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翼環出則劾奏蘇之
計不行乃伺環家婚禮將遣刺客殺之有告環者環乘

庫車舍他所刺不得發械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為冀都
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的供奉使下與言得
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怡烝寵數有請於璟璟勵荅曰
今復子明辟三宜以俟就第安得上干朝政獨不見產
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司諷有司論大逆
不道帝詔處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
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
即斬之臣恐竊有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見
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

遷京師詔璟

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
大飢三思使歛封租璟拒不與故為所擠歷抗相二州
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
書中同書門下三品元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崔堤
鄭惜典選為戚近千奪至迎用二歲嗣猶不能給更置
此冬選流品清并璟與侍侍郎李乂虛從愿澄革之銓
緒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報以諷
璟曰太子有大幼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宗
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元莫

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
都遷雍州長史開元初以雍州為京兆府復為尹進御
史大夫坐小累為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唐人以竹筍
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
而無患災召拜邢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
都次峭谷馳通隘檣擁車騎帝命點河南尹李朝尹知
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狩以道不治
而罪二臣比相飭後有受其敬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
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歷在下

姑聽持罪於朝然後詔遂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
廣平郡公廣州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
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
諂股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與蘇
遜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
人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令若同等別
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鳴鳩之平昔漢袁盡引却慎夫人
席文帝納之長人亦不為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
別席帝嘆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

家寶孝謹故事故高一丈五尺環等請如著令帝已然
可明日復詔如孝謹者環遂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
也僭禮原葬前世所誠故古坟而不坟人之於哀達則
未違以礼自制故聖齊衰人制總免衣衾棺槨各有度
數虽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独能以儉所謂至德
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謀喻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國不
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魏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
宗欽納而之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
禮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為制度不因人

以搖動不変法以愛惜比來人閔競務靡彝今以后
重戚不憂之用高家夫寢不無人百百事官給一朝
就而區區屢聞者歆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含所宜宮
情不可奪請准令一呂陪陵塚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
常欲正身絕網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等
乃能之即可奏人遣使賚綵絹四百疋會日食帝素
服候變錄囚多所貸遣賵郵災患罷不急之務環曰陛
下降德音郵人隱未宥輕擊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
教也恐議者止以月餉修德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揣合

臣以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詭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贖不官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為念虽有虧食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之後以聞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山謀逆勅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机克滿文久未次乃命璟為京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德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友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十二

年東巡泰山璟復為留帝將發謂曰卿固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謨以遺朕璟因一一極言乎制荅曰所進當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賜賚優渥進兼吏部尚書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大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乘與東幸璟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別遣使賜藥餅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恩勗

驛過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
嗟重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歷後突厥
默啜負其疆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為其祖
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遂必厚
見賞璟顧夫子方少恐後于寵臨利者誇威武為國生
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
嘉貞復為相閱堂業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声嘆息
六子昇尚潭恕華衡昇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

唐北海太守前南和令李邕傳

新唐書

李邕字太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推行淹貫古今不能
屬辭故人號書麓頭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
侍讀為文選注數折淵洽表上之賜賚頗優除潞王府
記室參軍為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郝遷
居汴鄭問謙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掄文選學邕少知
名始善注文選擇事而志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
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
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既冠見持進李嶠自言讀